



说起周口店,相信您一定知道,那是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遗址所在地。而说起周口,您未必知道,外地客人往往误作周口店。周口若以地名而论,历史上曾叫过周家口,后来简称周口。周口与周口店仅一字之差,人们将周口误作周口店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口店起初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1927 年,考古学家们在此发现了距今 60 万年前到距今 20 多万年前的北京人遗址,特别是 1929 年裴文忠先生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使北京猿人遗址和周口店这一地名声名鹊起,逐渐为世人所熟知。是考古学家们,将周口店这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地名高高捧起,永远定格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史的重要坐标点上,让周口店闻名全国,享誉世界。周口不仅是一个地名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一个豫东地级市的名字,或许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更谈不上到此一游了。若以行政地域概念而论,周口的地域大致相当于古代的陈州。说到陈州,那也是大名鼎鼎,就是元杂剧《陈州糶米》以及后来的戏曲《下陈州》、民间故事《陈州放粮》中的“陈州”,它今天为周口市所辖。

说起周口,虽说只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地名,但在历史上曾以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汇流、通江达海之利,依靠漕运兴埠,成为河南四大商业名镇之一,豫省一大都会。明清时期,周家口商业繁荣发达一时。明代翰林大学士、武昌人熊廷弼在《过周家口》中如此描写当时周家口的繁盛:“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意思是说周家口的夜晚像南京城的浦口一样灯火通明,白天像汉口一样千帆云

集。周口也由此赢得了“小汉口”的美誉。特别是康乾盛世至道光年间,晋商、徽商等外地客商纷至周口进行贸易,建造的商业会馆就达十余座,其中周口沙北山陕会馆——国保单位周口关帝庙,建筑规模宏大,布局疏朗有致,木雕石雕艺术精湛,见证了周口昔日的繁荣。周口的战略位置也很重要。清代晚期,曾国藩曾以周口为要,亲自坐镇周口会剿捻军。近代以来,由于兵灾人祸连年,平汉铁路通车,特别是 1938 年黄河泛滥,周口沦为重灾区,其经济地位由盛转衰。如今的周口,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扬帆起航,拥抱大海,迈向新的辉煌。

周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平凡中见奇崛,平淡中见伟岸。这里发现了距今 9000 至 7000 年裴李岗文化最大的石磨盘,有“华夏第一石磨盘”之称,可见周口原始农业的发达了。这里是羲皇故都、老子故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华龙文化、姓氏文化的发祥地,天下第一陵——淮阳太昊陵,成为全球华人寻根谒祖的圣地。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万姓同根,根在羲皇。羲皇故都在宛丘,可以说周口是我们永远的老家,是我们心灵的故乡。一年一度的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淮阳太昊陵庙会,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单日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一天游客达 82 万人,堪称全国最“牛”的庙会,寻根谒祖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鹿邑太清宫遗址,是老子的诞生地,老子在这里成就道家学说,鹿邑太清宫成为道家圣地、道教祖庭、中华文化的根柢。孔子周游列国,三次游居陈国(都城今淮阳),在这里孕育

“中庸之道”,传播儒学。孔子陈蔡绝粮的纪念地——淮阳弦歌台至今犹存,诉说着孔子及其弟子困顿愈坚的动人故事。宋代理学家、思想家程颢曾在扶沟为官,将理学发扬光大并将其南播。扶沟大程书院是程颢重视教化、传播理学的历史见证。道家、儒学、理学在这一方神奇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相互借鉴吸收,以中华哲学文化起源而论,全国唯周口为奇。这里也是一代名相谢安、历史名人袁世凯、抗日名将吉鸿昌、文化峻峰张伯驹的故乡。

倘若不是外地客人时常将周口与周口店混为一谈,我们可能很难将二者作无谓的联系。历史会告诉我们,周口与周口店有没有某种联系。我们不妨将视野放得开阔一点,先探究一下历史上北京与周口的联系。翻开《明史》等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大批军国物质急需北运。明政府在实行海运的同时,永乐元年(1403 年),明成祖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辟中原水运,将江淮水运与黄河以北的水陆联运连为一体。大批粮食由淮安起运,经淮河、沙河至陈州颍岐口(在今河南周口东高山顶东侧),换小船经贾鲁河越过黄河,陆运一段,再经卫河经天津运抵北京。周口的漕运开始兴起,也将周口与北京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说,周口作为水陆通衢,在明清时期为北京的发展功不可没。

前不久,一位外地朋友来访,席间海聊,不知不觉间谈起了周口民间传说袁世凯干预芦汉铁路西移的事情,这让他感到新鲜有趣。清末,当时的开封是河南的省会,周口是豫东商业重镇,水陆交通都相当便利。芦汉铁路(亦称

平汉铁路)取道开封、周口南下汉口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1899 年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由于其家乡观念重,害怕铁路距其老家项城太近,所经之处不仅破坏家乡的“风水”,还易给家乡带来兵灾匪患,于是便直接干预了芦汉铁路原本途经开封、周口南下的计划,以开封黄河岸基不牢、修建难度大为借口,向结盟兄弟盛宣怀建议,将芦汉线西移经过郑县、漯河,从而使开封、周口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使周口与北京失之交臂。信也罢,不信也罢,权作笑谈。如今周口开通有直达北京的列车,历史又给周口与北京补上了生动的一课。

话说回来,周口与北京虽有一定的缘分,并不代表周口与周口店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即便如此,我还是斗胆作无谓的猜想,周口店是不是处在江淮经过周口、天津至北京的水陆联运线附近?周口店的地名是怎么来的?何时得名?与周姓有关吗?周口的来历就是明初一周姓人家在贾鲁河入沙颍河对岸的渡口来往摆渡而得名。我很想知道周口店的来历,然百度搜索周口店地名却不得而知,于是突发急想,一定要寻个机会去周口店弄个明白,以了却心中的疑惑。窃以为,周口与周口店有无联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天下人再不要将周口误作周口店了。

周口是三皇故都、老子故里、华夏老家、心灵故乡,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周口店是北京猿人的故乡,世界文化遗产地。到周口去!到周口店去!品味一番各自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兴许都会给您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但愿您别再将周口误作周口店。



2
1
3

图片说明: 1.关帝庙。
2.太清宫。 3.太昊陵。



馒头到底是谁发明的

馒头是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一种面食,食品界将其誉为中国最著名的发酵食品。然而,谈起馒头的“身世”,很多典籍和文章都将其“研发”的功劳记在一代贤相诸葛亮名下,认为馒头是诸葛亮在行军打仗过程中偶然发明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传,馒头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且已成为人们的日常食品了。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发明”馒头有过这样的叙述:“诸葛亮平蛮回至泸水,风浪横起兵不能渡,回报亮。亮问,孟获曰:‘泸水源猖神为祸,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浪平静境内丰熟。’亮曰:‘我今班师,安可妄杀?吾自有见。’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塑成假人头,眉目皆具,内以牛羊肉代之,为言‘馒头’奠泸水,岸上孔明祭之。祭罢,云收雾散,波浪平息,军获渡焉。”民间据此才有

了流传后世的“诸葛亮发明馒头”之说。元人林坤所著《诚斋杂记》中证实:“孔明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用人首祭神,则出兵利。孔明杂以羊豕之肉,以面包之,以像人头。此为馒头之始。”这为后世确立“孔明乃馒头之父”的论断进一步提供了史实证据。

明代湖北蕲春人周祁撰所著的《名义考》,是一部“训诂”类的史著,书中考证了一些古代的史地文物、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等。《名义考》中记载,中国古代凡以麦面为食的,统称为“饼”:以火炕,称“炉饼”,即今之烧饼;以水沦,称“汤饼”(或煮饼),即今之切面、面条;“以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今馒头。”明人黄一正所著的《事物纪原》一书中,也有“蒸饼”即馒头的记载:“秦昭王作蒸饼”,说明秦朝时,已经出现馒头或馒头的雏形了。南朝梁人萧子显在《齐书》中记载,南齐时期,朝廷

规定:太庙祭祀时必须用“面起饼”。这种“面起饼”的做法是“人酵面中,令松松然也”,也就是说,让面“发酵”起来,这样就会松软喧腾。《名义考》中所记载的各种饼,都是未经过发酵的,也即民间俗称的“死面饼”;而《齐书》中记载的“面起饼”则是真正意义上的馒头——“发面饼”。

魏晋时期,“蒸饼”已成为大众食品。《晋书·何曾传》中就有吃“蒸饼”的记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圻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这位何大官人爱吃开花馒头(“不圻作十字”即开花馒头)。西晋束皙曾做《饼赋》,文中有“春食馒头,夏食薄饼,秋食起漉,冬食汤饼”的记载。

宋代时,因避讳仁宗赵祯——“蒸”与“祯”

音近,便将“蒸饼”改称“炊饼”。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日挑卖炊饼”中的“炊饼”就是“蒸饼”,也即馒头。

唐代以后,馒头的形态变小,称作“玉柱”、“灌浆”——“玉柱、灌浆,皆馒头之别称也。”(明人邹善长《汇苑详注》)

由此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国人就已经普遍吃上馒头了。“馒头自武侯始”的论断,不过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属于“戏说”一类。也许,诸葛亮当时真的发明了“蛮头”,但那不过是一种祭祀用的面食,属于“牺牲”一类,所以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一句“今讹而为馒头也”,算是为这场“馒头官司”定了案吧!

(国宏)